

穿过冬日台风,赴碗热饭

11月的福建,居然还有台风。这几天,台风“凤凰”以热带风暴登陆台湾屏东县。和夏季台风的狂风大作有所不同,冬季的台风挟持着冷空气,给城市带来了降雨和降温。阴冷潮湿的天气伴着淅淅沥沥的冬雨,让晨起的人们窝在暖和的家里不想出门。但上班上学日很难从容享受雨天时光,只得拖家带口顶着湿漉漉出门忙活完一天。在没有太阳的日子,从早学习工作到了晚上,真的太容易心气不足了,平日里那股子被太阳晒的积极向上的劲头儿也被雨给浇熄了。

这个时候真的很需要一碗白米饭,一碗种子质量高的鲜煮白米饭下肚,心胸顿时开阔,心情也顿时开朗起来。真的很神奇,感觉一碗干净的米饭就像一轮太阳,吃进身体里什么烦恼都会烟消云散,什么问题也能毅然放下,一下子人的能量就上升了一大层级。从小就喜欢吃白米饭,我喜欢看着一锅的米饭亲亲热热地挤

在一起,一打开盖子,米饭升腾的白色雾气,夹杂着米饭独有的香气,是记忆中最温暖的符号。

以前的大家庭煮大锅饭,锅气和饭气都很足,而现在小家庭都使用小电饭煲,用量杯小心翼翼地量上一点,米量少,自然米气也不足,那样少的米能够提供给人的能量也少。所以我很喜欢去快炒店打一碗米气十足的白米饭,淋上一点寿司酱油,再来一勺自己熬煮的猪油,再进行充分的融合搅拌,一碗对我来说全世界最美味的食物就准备好了。

我特别喜欢这种简单的食物,越简单的食物,对人体的耗散越少,消化系统的负担也最少。而且食物越简单,人越能呈现少欲的状态,这使我能够更有耐心充分咀嚼米饭,每一口米饭我至少会咀嚼50下,如果更有耐心一点,我还能咀嚼到100下。伴随着充分地咀嚼,就能吃到谷物最简单的味道,温润朴实的滋味在味蕾上的那丝舒展,形成了质朴的

香。

除了我以外,家里最喜欢吃白米饭的还有两位儿童,他们也是米饭的“死忠粉”。我女儿10岁,放学回家白米饭可以吃2—3碗(正常饭碗),儿子在幼儿园如果遇上不爱吃的菜,饭也是一定会吃完的。所以家人常常会亲昵地嘲笑我们仨:前世肯定是干农活儿的。

大米源自水稻,水稻这种植物长在泥里和水中,性质平和,作为中国的主食,尤其适合补益心气。有一段时间,因为网络上各种错综复杂的信息,我们总喜欢称它为“碳水化合物”,也有很多的所谓专家称它是毫无营养的糖,说这样的食物怎么也不能被称为“高能量的食物”。但长期的实践确实证明:大米的确能把人从负面情绪的泥沼中脱离,把我推向高能量。所以我真不喜欢称它为“碳水化合物”,我喜欢叫它大米饭,我最亲亲的大米饭。有朋友状态不好,我也会跟她说:

“去吃碗大米饭,你就能好很多。”

记得有一年在福州,因为要赶动车,和朋友在拥堵的北站迎风狂奔,等到上气不接下气地到站抵达,人已然累得不行。回程的路上,我给朋友编辑了信息,问:“累坏了吧!”朋友回了一句:“到家后的一碗白米饭就能治愈一切。”这个十年前的回复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,当这条信息从信号的那一端回复过来的时候,我好像看到了朋友到家时,家人在一盏昏黄温暖的吊灯下,为她盛好了一碗白米饭,还有一堆关切的问候。家人就是那碗白米饭,稀松平常的爱意与温情,不显山不露水,但却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,疗好所有风吹过的伤。

所以,好好吃饭吧,吃饱了饭,在社会上,才能真正安心,毫无顾虑,全然投入地发挥自己身而为人的光和热。

□ 林莹莹

兵壶缘赋

余生白茶之乡,常为佳茗之章,茶缘兵壶,闻而阙如。近偶逆旅,异乡听取。兵壶茶叶,当地人热。嗟吁,花香墙外,良有以也!

返而寻之,果然不虚。家庭茶企,深山腹地。业主勤勤,退伍回乡老兵。先祖神助,白茶种制首户。数百年来,迢递累代。非遗传人之辈,几个望其项背?

夫兵与茶联,基绪赓延。茶园祖遗,天然原始。老茶逢春,蓬勃榛榛。人工管理,农药坚拒。技艺精湛,一帜独艳。确保茶叶质量,大师躬亲不爽。原料有机,制作精细。此等茶叶,能不佳绝!

业主本木讷,说茶竟开挂。茶经烂于襟,言之而津津。鄙他人之牙慧,重正统之纯粹。初心不违,创新积累。茶香巷深,不乏人闻。闻者播之,岂忧籍籍?唯其精而专,品高终致远;唯其和天下,利泽达万家。

噫!余闻之欣悦,且为之歌曰:

兵壶翘楚兮,神峯标孤。处幽僻兮,奋勇雄起;名不闻兮,炼硬自身。以天下为心兮,必自欣欣;以茶道经营兮,无非上品。卢仝之七碗兮,难识其性;妙玉之三杯兮,难品其韵。茗中珍奇兮,陆羽是期。兵壶良缘兮,花好月圆!

□ 薛宗碧



掌心的温暖

柒陆 摄

滇游记怀

我们是在一个夜晚抵达昆明的。翌日清晨,便搭上了去保山的“复兴号”。车窗外的景致,便如徐徐展开的手卷,山是连绵的,田是零星的,那绿色,一层深,一层浅,仿佛不是长在地上,倒是哪位画师不经意间滴落的彩墨,晕染开来,成了这满眼的苍翠。我的心,便也随着这铁轨的延伸,悠悠地飘向那未知的远方了。

此行的第一处深刻印记,是芒市的勐焕大金塔。它静静地踞在山巅,通体流淌着一种沉甸甸的、澄澈的金色,仿佛是凝固了的日光。踏着光洁的琉璃步道盘旋而上,德宏的平野便尽在脚底了。风在耳畔,云在身旁,飘飘然的,竟有些遗世独立之感。俯瞰下方,云影在大地上缓缓地移动,明一处,暗一处,那城镇、那田畴,便都成了镜中的幻影,不那么真切了。这金塔的庄严,是教人收束心神的,让你不由得沉默下来,于一片金光云影里,寻片刻内心的澄明。

若说金塔是端严的静,那么莫里瀑布便是奔放的诗了。还未见其形,先闻其声,那冷冷淙淙的,仿佛是大地深长的呼吸。循着溪声走入雨林,日光便被筛成

一片片淡金色的碎屑,洒在厚厚的苔藓上。空气是湿漉漉的,饱含着草木腐烂与新生交织的、那种醇厚而芬芳的气息。忽见一脉白练,从翠屏般的崖顶直泻而下,不是轻柔的纱,倒像是一柄寒光闪闪的利剑,将整座绿意劈开。飞溅的水珠,如碎玉,如芒刺,凉飕飕地扑到脸上,衣衫上也顿时多了几点深色的晕痕。那是一种带着痛快的洗礼,仿佛五脏六腑里的尘垢,都被这充满野性的水汽涤荡去了。

然而,云南的山水,不独有这般柔媚与雄奇。腾冲的热海,便让我见识了大地另一种狂野的脉搏。还未走近,一股浓烈的硫磺气息便扑面而来,热烘烘的,带着些微的腥甜。放眼望去,处处是嘶吼着的泉眼,沸水翻腾,白汽蒸蔚,真如千百只巨釜在同时烹煮。游人将串在苇秆上的生鸡蛋放入泉中,不消片刻,便成了可食的熟物。我站在那儿,脚下的土地是温热的,仿佛能感觉到那在地脉深处奔突、积郁了千万年的火,正藉着这一道道水汽,向苍穹发出无声的呐喊。这哪里是水?分明是大地沸腾的血液了。

这般壮烈的自然,似乎也预

示着这片土地上曾有的壮烈的人事。在腾冲的国殇墓园,我方才在热海感受的那股激昂的心绪,顿时化为了沉甸甸的悲悯。那是一片肃穆得令人屏息的寂静。松柏是森森的,墓碑是密密的,整齐地、无声地排列在山坡上,像一支永远沉默的、却依旧保持着冲锋姿态的军队。我缓缓地走着,目光拂过那些已然模糊的名字,每一个名字背后,该是怎样一张年轻的脸庞,怎样一个破碎的家庭?遥想当年,这里的每一寸土地,恐怕都浸透了血与火。而今,风过松涛,其声呜咽,仿佛还在诉说着那场战争的惨烈与悲壮。

这历史的沉重,直到我走进银杏村,才稍稍得以释怀。时节尚早,那万千银杏的叶子,只是初初染上些淡黄,仿佛少女脸上羞涩的红晕。但衬着那纤尘不染的蓝天,舒卷自如的白云,以及远处青黛色的山峦,已是一幅绝妙的图画了。我独自遐想着,若是在深秋,当满树的金黄如阳光般泼洒下来,落满整个村落,那该是何等辉煌而又宁静的光景!这金,不同于大金塔的辉煌,也不同于《梦幻腾冲》里翡翠丝路的华贵,它是一种成熟的、安详的、属于人

间的、丰收的颜色。

旅途的尾声,是在昆明的翠湖。天是那种云南特有的、清透如水的蓝,几团白云,像新摘的棉花,软软地停在空中。湖里的荷叶已有些残意,但风过时,依旧送来淡淡的清香。时有那彩羽的水鸟,啁啾一声,从湖心掠过,翅尖点破了平静的湖面,漾开一圈圈温柔的涟漪。我本想再去访一访附近的云南大学,感受一番学府的文气,可惜未能预约,只得在门外驻足。仰头望去,只见几角飞檐,俏皮地探出墙外,有几株苍松,如长臂般,拂着天上的云。这未尽的缘分,反倒留下了一点念想,一点余味。

归来的路上,我总不禁回想。那金塔的云,瀑布的水,热海的火,墓园的肃穆,与银杏的静美,种种光影,交织在一起,便是我心中的云南了。

那自然的奇观,与那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,共同铸就了这片土地的魂灵。它们告诉我,美,可以是耀眼的,也可以是沉静的;可以是柔和的,也可以是壮烈的。这其中的滋味,留给每一个旅行亲历者,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,自己去细细地咂摸了。 □ 朱有会

忙

不惑的母亲一大早就从床上坐起,揉了揉惺忪的睡眠,迅速地穿好衣服,洗完脸,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。

刚一走出门,寒风就如一头猛狮扑面而来,肆意地咬着行人的脸颊。母亲骑着电动车,先来到面包店给我买面包,随后又赶到米粉店,为我端回一碗热乎乎的米粉汤。

“豆豆,起床了。”母亲亲切地拍着我的屁股。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睡眼,伸了个大大的懒腰,坐在那儿缓了好一会儿,才慢吞吞地起床。我吃着母亲精心买来的面包,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虎皮蛋糕,但我的心里却吃出了与众不同的温暖滋味。

吃完后,我打开书包,拿出作业,开始“工作”。母亲也打开店门开始营业。一转眼的工夫,就走进来一位年轻的女子。她个子不高,头发乌黑发亮,长着小巧的鼻子和嘴巴。“您能帮我看一下吗?我头有些不舒服。”

“您贵姓?”母亲温和地问。

“我姓林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?”

“林xx。”

“今年多大年纪了?”

“三十一岁。”

母亲拿出听诊器,仔细地在病人的胸口移动着。我感到了她对病人十足的重视与尊重。“你这是慢性的……”母亲耐心地讲解着病因。之后,她又开始细心地开方、拿药,神情专注,仿佛生怕多拿一颗或少拿一粒。

紧接着,又走进来一位老人家。他的两鬓已经挂满了银丝,头发也白了一片,拄着拐杖,一颤一颤、慢悠悠地走了进来。“帮……帮我拿……拿一盒……三九感冒灵。”老人家吞吞吐吐地说着。母亲为那位女子包好药,转身来到药柜前,取出一盒药递给老人家,并且再次耐心地讲解了药物的用法。此刻,我又感受到了她对老人的关爱与对用药安全的严谨。

就这样,母亲独自一人从早晨忙到了中午十二点多。她用双手和专业知识的抚慰了许多病人的痛苦。她正准备带我去吃午饭时,店里又走进一位大人领着一个小女孩。母亲二话不说,立刻坐回诊桌,又开始专注地诊断起来。直到下午两点多,我们才终于吃上了一口香喷喷的午饭。

饭后,母亲几乎没有休息,又回到诊桌前,继续工作,一直忙碌到傍晚。天空中的鸟儿驮着斜阳归巢,火红的火烧云映衬着幽蓝的天空,一切都显得那么惬意而美好。

直到夜幕降临,晚上八点多,我们才吃上晚饭。这一天就这样在母亲的奔波与辛劳中过去了。我真想问她一句:“妈妈,您真的不累吗?”
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母亲每天都是如此忙碌。每当看到她疲惫的身影,我的心中总会涌起一阵酸楚。

写到这里,回想母亲劳碌的一幕幕,我的手不禁微微发酸,心情也久久难以平静,不想再继续写了。总之一句话,母亲就像一只永不停歇的陀螺,为了家庭,为了病人,没有一刻停歇,也没有一刻松懈。

□ 余梓焰